我的故事

分享题目是“我的故事”，那就分享一下近几年的心路历程吧。

如同一首歌词“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辩这变幻莫测的世界，云走云飞花开花谢，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”。

也许是因为过了“不惑之年”，却有很多惑在心间盘旋，很多苦恼困顿，让我不停地在寻找解决之道，寻找“慧眼”。也许是机缘巧合，某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讲解《心经》的视频，听的我潸然泪下。是我太追求所谓的“得”，而心有挂碍，心有恐怖，以至颠倒梦想，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没有般若智慧呀。

如何寻找般若呢？其实般若“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”。般若是本心而已。而平日我们的攀缘盖因本心蒙垢，妄心使然。《道德经》说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”。而此善，就是般若智慧，就是识得本心。古人亦云：“窗外黄花，莫非般若；庭外翠竹，尽是真如”。

我意识到，原来善知识就在经典中。而“经典无人说，虽智不能解”，所以在修心路上，特期待能遇到上师Guru的指点迷津。

也许，遇到“必经之路”是缘分，也是必然。

修心之路，就在脚下。平日的点点滴滴，窗外的黄花翠竹，都是要用感官去欣赏的。这六根的存在，不就是万劫以来的“佛性”吗？达摩大师说，“三界混起，同归一心。汝问吾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吾心”。而我，却非要加上很多玄幻的评判，尘染这自性清净的圆明体。所以放下评判心，只去体会万物万事本身的美好吧。但如果看到所谓逆自己心性的事情，怎么办？是迎合？是放弃？有没有利益的纠缠？还是因为有利益的纠缠而放弃？放弃是不是一种惰性？还是惰性也可以接受？能否以平等性接受？能否以无所受受诸受？......如果说了解了一些道理，是理解一点“文殊智”，那要做到“普贤行”，可能才是真正的大考验。

在这里，我想到了我的姥姥。姥姥生于1921年一个殷实的乡绅之家，卒于2014年。姥姥的幼年及年轻时代也算无忧无虑吧，尽管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。父亲在省城经商，哥哥在家办学堂，还经营着不少土地。但混乱年代一切都是混乱无序的吧，生存只是一种侥幸。据说战争时期，姥姥姥爷家的房子都充公成了兵营，之后在家庭定成分的年代，许多种原因吧，姥爷三十多岁就抱病去世了。留下三十几岁三寸金莲的姥姥，十岁的妈妈，七岁和四岁的两个舅舅，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女孩，这个应该被称为“姨妈”的女孩也很快殁了。其中过程也许太痛苦，姥姥和妈妈从来不讲，也不许我多问。我知道的是姥姥裹着三寸金莲的脚要被迫下农地干活，妈妈和大舅因为无钱上学只能辍学上工养家。但姥姥一直是沉默的、勤劳的，也几乎无怨的。而且她一直待人和蔼有礼。我的印象中，每天清晨，姥姥起床都要打扫房间，必须做到明窗净几才行；漱洗干净后，就用烧满热水的搪瓷缸子将洗浆干净的衣服仔细叠熨。姥姥的女红远近闻名，三邻五庄的出阁姑娘都希望能找姥姥缝制一件漂亮的嫁衣，而姥姥几乎不额外收费，最多是接受对方的几个鸡蛋或者一小袋粮食而已。姥姥对当年迫害她家的人也几乎没啥怨言，常说的也是“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自有办法”。其实小时候的我对她并不好，因为这个小脚老太经常向我妈妈告状，说我弄脏衣服啥的。而待我成年后，越发觉得姥姥就是我们家的老菩萨，她用自己的忍辱和身教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......愿姥姥在另一个世界平安喜乐。

这是姥姥的故事。最近也让我常常问自己，在这一世，如何行走？如何降伏这些“贪嗔痴慢疑”？如何安住如如不动的本心？也许都在每日每时每刻的“觉察”和“观照”中吧。